

在潘铺遇见稻子

苗秀侠

蓝天高阔,白云若雪,远处村郭似画,近旁荷塘如诗。在荷塘和村庄之间,金色的稻田,是诗歌的咏唱。

这里是潘铺。

放下行李,和儿子一起跑出门,沿着荷塘周边跑一阵,跳一阵,再对着一枝荷坐下。深秋的荷塘,收走了满眼荷香和耀眼玫红,唯这枝晚生的荷,独立秋风中,花瓣托举满掌阳光,不卑不亢,不妖不媚,任岁月在身边流淌。

有气派。

静坐塘埂之上,良久,任秋阳晒暖了每一寸骨髓。从未有过的松弛感,在这一刻涌出。

秋日里与潘铺相遇,真好。

恋家的稻子

暂住的悦荷居,门口是一条深水沟,水是活的,涓涓而流。想找到水流的出处,便溯源而行。向西,在长廊尽头,右拐,水沟钻过一座水泥小桥,变成了大沟。五米宽的样子,沟里铺着一层密密实实水葫芦。有人驾着梭子船,在那里打捞,青枝绿叶,堆了半船。顺着大沟前行,是一座村庄,房屋错落有致,高低不同,却安静得很。穿过村庄,水流变得急躁起来,沟又加宽了。追撵着,脚下的水泥路蓦地消逝,接壤的是长满茅草的土路。

多久没见过这样的土路了,柔软的茅草,和泥巴死死纠缠,狂风大浪都拆不散的样儿。从草们生长的形状看,这路走的人少,脚步的力量远远低于草的力量,就有一个词落在那里:人迹罕至。

在路边一处房子跟前停下。平房,不大,圈了一周矮墙,却圈出一院的热闹。一群白鹅,架着膀子直冲过来,亢奋地嘎嘎叫着,眼珠灼灼,带着质疑和讨好。一位大嫂拿着一把稻棵,对着鹅们摇晃,扔进鹅群。鹅们立刻扑上去,你撕我拽,互不相让,又是一番热闹。

大嫂推开铁栅院门,走出来,对我笑笑,算是打招呼。

这是你家?她点头,又指指对面高处的一栋楼房,住那里呢,喂鹅时才过来。

一个黑脸汉子挑着一担水葫芦

过来,正是刚才摇梭子船的男子。他推开院门,把水葫芦朝地上一倒,鹅们顿时沸腾,此起彼伏的饕餮声,把小院撑满。

大嫂陪着,一起沿着茅草路朝北走,路的西边是沟,东边是田。大嫂称这条沟叫皖

渠,是从皖水河那里引过来的,皖水河上还有个乌石堰。说着,她在稻田边蹲下,弯腰,去拂那些稻子。这是她家的稻田。刚才来田里掐了一把稻棵,哄哄鹅,稻还是瘪的,要半个月后才能收割。她跟我说着,手也跟稻子说着。假期太短了,等不到稻子熟又得离开,老头又得一个人收稻。在她的絮叨里,得知,她进合肥城十年了,一直在儿子家带孙子伢儿,留老头一个人在家种田,她不放,也回不来,只有假期才回来看看老头。老头养了一群鹅,把日子过得很热闹。

我家老头不会烧饭,菜也炒不来,以前都是我侍候他,现在老头一个人在家,可怜了。说一句,叹一声。

城里过不惯,做梦都是在家的日子,和老头一起春播夏种秋收的日子。

这是位恋家的稻子。

孙子伢十岁了,媳妇伢说,等孙子伢念了初中,就放我回家,那时,我就能照顾老头了。口口声声说的都是老头,老头是她放不下的老头,是她心心念念的家。老头可不老,搁城里,是正能撩妹的年纪呢。

你是哪里人?她问。很想告诉她,我是一棵麦子,却找不到回家的路,也没有心心念念的老头。遂笑着对她说,我和你,住在同一座城市。

忧伤的稻子

出了悦荷居,西望,就是层峦叠嶂的山。山在天上画着不规则的线,很想走过去,摸摸那些线,或沿着线走一走。就和儿子一起,朝山的方向走。半下午时光,阳光打在植物上,直晃人眼。穿过一座村庄,路拐弯了,弯到一片楼房跟前。一个汉子,蹲在路牙上,吸烟,双眼微眯,看向远处的山,眉宇间凝结一层忧伤。

上前打招呼,喊声大哥,问,怎么能走到山跟前。他呼地站起身,扔掉烟蒂,说,我带你们走,先看看茶山。

原来还有座茶山哪。那么,茶山过后就能到高山跟前了。心里想着,跟着大哥走。走一段,水泥路有了坡度,朝上升高了,路两边是一片片茶棵,还有又高又密的灌木。然后,坡度低下来,路又朝下走了。茶山呢?问大哥。这就是茶山啊。他指着走过的一片片茶棵,笑得幽默。这片种茶的土坡,村里人都叫它茶山。大哥解释着,又不厌其烦地说到茶山上的建筑和植物。有几座房子,城里有钱人盖的,基本空着;高处的茶山被人承包种过果树,也荒下来了。又说了自己,在城里打工多年,挣了不少钱,盖了三层大楼房;年纪到了,用工作单位不要了,就回家了,带孙



震雾 王泽民 摄

子娃,俩孙子娃都在潘铺念小学。还是家里好,楼高地场宽,没有红绿灯,想干啥干啥,就是有点……空。小时候的玩伴有的不在人世了,有的住城里不回来了,村子里杵着的都是空落落的大楼房,楼房的门窗像嘴巴,却不会同人说话。大哥说着,目衔远山,眉梢间再次凝结出一重忧伤。

这是位忧伤的稻子。他被城市文明洗礼过,回到乡村,会对城市有思念;而乡村不再是少时的乡村,少有同他说话的伙伴,他心里就有奇怪的空。

这里到不了山跟前,没有路。他指着远山说,走,到我家,骑车带你们去。

两辆电瓶车,儿子单独骑一辆,大哥骑一辆,带着我。风驰电掣般,直逼远山而去。通往山跟前的水泥路,两边有房有田,妥妥的平原地貌。他和沿路村庄遇见的每一个人打招呼,打牌啊,晒花生啊,洗衣服啊,儿子来家没,啥时候娶媳妇呀?甚至,他对在路边蹦跶的斑鸠也打招呼,到处都有得吃,不用抢啊,管你们饱。

一路招呼着,很快就到了山跟前。一条宽宽的大河,朝山的腹地滚滚流淌。这是小岭尖,远处高的是大岭尖,更远更远的地方,是天柱山。大哥指着山说,山上有栗子,这会儿正能捡。又回头指着河,这是皖水河,坝子叫乌石堰。

太阳被山拽进山里了,天光暗淡下来,他劝道,回去吧,这会子不好朝山里走,明天再来。

忍不住跑到山跟前,用手摸摸山壁,算是到小岭尖打个卡。

往回走时,同样又是一路打招呼。虽然方言听不大懂,还是听出了那句“带着亲戚来看小岭尖呢”。心里一热。

回到大哥家楼房跟前,停好电瓶车,他送我们朝着悦荷居走一段,指着村子里一栋栋楼房说,

看,门都关着,没人。

那层忧伤又凝结到他的眉梢。

欢喜的稻子

悦荷居西北方,是一片杂树林,有座房子,白墙,灰瓦,独立林中。很好奇,和儿子一起走过去,要探个究竟。刚步入,突然窜出一群土狗,吓得我们登时站住。土狗少说有十来只,其中个头大的像只头狗,不叫,紧逼而来,目光如炬。一群小的吠叫不止,虚张声势,围着我们转。正胆战心惊之间,一高身黑面长髯老人款款走来,吹了一声呼哨,狗们瞬间隐于草棚中——这才发现,身边不起眼的这只草棚,是它们的窝。

老人面有得意色,随即说,它们不咬人,就是领地守得紧,瞎叫,图个欢喜。村里比我老的人,养不动狗了,就送来,我养。它们能听懂我说话,自己也会说话。没啥,就图个欢喜。

放眼这片杂树林,发现,林下有各种草,还有低灌木,其中一排大树,爬满绿藤。儿子是植物迷,立刻奔向一片有紫色花朵的草,喊道,很好看,是什么?老人微微一笑道,黄荆啊,我这个大园子,好东西多着呢。

一辈子守在家门口,不愿到外面打工,就守着自家田地,也能过暖衣饱食心满愿足好日月。不管别人怎么看,自己欢喜就是大欢喜。老人说着,带我们来个植物园大巡礼。果然,紫薇,枫杨,苦楝,香樟,银杏,桃树,梨树,蜜橘,石榴,真像百果园。蜜橘正挂一树果,黄澄澄亮闪闪,像精灵的眼睛。还有气派的花叶菊,野扁豆,苕麻,牛筋草,商陆,个顶个有性格,特别是那片狼尾草,趾高气扬,别有风范,铺展出一阵繁华。

走过一片棚架,老人说得满脸傲娇,这是瓜果园,葡萄熟了,瓜果熟了,附近的小伢们跟着家长来采摘,热闹得很,价格随他们给,多少都行,没啥,图个欢喜。我还教小伢们认识花草,伢们把草草花花写进作文里,被老师表扬了呢。

停驻在一排枫树跟前,枫树被绿叶藤萝厚厚裹缠,绿叶之间结着一只只绿色的果果,形状像倒挂的莲蓬。

可认识?老人问。儿子直摇头。这叫木莲,学名薛荔,很响亮吧。藤棵能入药,果子能吃,我年年都用它做木莲豆腐呢,好吃得很。

见儿子炽热的目光盯着木莲,老人说,小伙子,你随意摘啊,要多少,随意拿,没啥,图个欢喜。

那天的收获,是一园的草木生灵和十枚绿莹莹的木莲果。这位老人是欢喜的稻子,他也把欢喜送给了我们。

在潘铺遇见秋天,遇见稻子,是恋家的稻子,忧伤的稻子,欢喜的稻子。这个秋天值得。此刻静坐初冬暖阳里,写下这些字,脑中回放秋天与潘铺的相遇,心里一叹,那位大嫂,她最终可为心心念念的老头收割稻子了?

